

洁白的感情系列

银
色
浪
漫
风
暴



台湾 白洁

两颗真诚的星子
在诡谲的银色风暴里

心心相印

银色浪漫风暴

白洁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【陕】新登字 017 号

责任编辑：张仪贞

洁白的恋情系列

银色浪漫风暴

(台湾)白洁 著

*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

西安北大街 131 号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安康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1/32 开本 6 印张 128 千字

1998 年 6 月第 1 版 199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 000

ISBN 7-80605-361-1 / 1 · 309

定价：9.80 元

楔子

“啊！啊！”尖叫声和镁光灯此起彼落，这样闷热的环境中，拥挤的音里，少女们的情绪却不断地在涨高，她们已不在乎外界的一切，她们的心“她们的情全只聚集在舞台的聚光灯下，随着那人的一举手一投足而疯狂。

“黎承晚，我们爱你。”一群摇着海报的女生约好一起高呼，其他地方的女孩自然不落人后，一句句口号就此起落地响起来，反正乱扯喉咙大家高兴就好，没人在首有没有人听得懂。

台上的黎承晚唱完他的歌后，便弯身鞠了个躬，“谢谢大家。”便也不再多留连，回身转回后台。

“他好酷哦！”一个女孩向她的同伴窃窃私语。

“对啊！我就是喜欢他这种率性。”另一个捧着脸、一副幸福状地陶醉着。

不管是歌迷眼中的率性或是他人眼中的冷漠，黎承晚就是这么不爱说话，主持人们访问起他就头痛，偏偏他那股傲然超群的味道，就是捕获了现代人的心，加上特殊迷人的歌喉、英焕挺拔的外表，他就如此窜红地成为股气侯。

他虽然看来寡言，但上了台就像换了个人似的，天生

銀色浪漫風暴

的明星料子，而私底下如果是深交的朋友，他也是谈笑风生，没有半点台上生硬访问的模样，这么多变难解的人，经娱乐影剧媒体的报导，反倒更教那些少女心生向往，产生更多迷恋幻想。

“刚才那是谁啊？怎么那么吵。”梅小颂叼着一根牙签，跷着腿问她的经纪人。

“你听不出来？就是现在那个很红的黎承晚，小颂，你也多注意别人的动向。”

“你是说那个狂狂的小子，我看他就不怎么太爽。”

“你也小声一点，现在还有很多人，小颂，不能得罪别人；你腿放下。”玲珑简直对她这个大小姐没办法。

“梅玉女，等下换你上场了。”工作人员提醒她，她把腿放下，裙子拉好，吐掉牙签，她今天穿的是娃娃装，一站起来，头发向前一拉，和刚才根本判若两人。

她的脸清秀而动人，不说话时，那双透澈的水灵眼睛有一股气质韵味，长而馨的头发放在两肩，那份飘雅动人、兰麝清香的味道，大概是每个男士梦寐以求的典型，有报纸评论她是琼瑶小说女主角的化身，有记者说她该是花园里的蝉翼精灵，她长长的睫毛下，该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女。

就因她这天赋的外表，走的一派玉女形象，电视上的她，安稳沉静的举止，如公主般的修养，让每个男子都不禁幻想自己为王子，加上她得天独厚的黄莺嗓音，完全有实力派的底子，如她自夸的，她想不红都很难。

她的歌唱事业正如日中天，梅小颂的名字也成为美丽
银色浪漫风暴

的代称，但她私底下的模样，却相反地让人想都不敢想。

她在如雷的掌声中嫁场，回到后台后，看到黎承晚还没有走，她心中冷哼了一下，这小子出道，不只专辑和她撞期，还常在排行榜跟她挤排名，教她简直气翻了。

“恭喜梅小姐和黎先生，刚才一项最热闹门有公信力的票选，选出你们为男女歌手的第一名，你们又是最近销售排行的第一名，拿了双料冠军，有人封你们为新天王天后，今天恰好两位同台表演，我想访问你们，你们对这件事的感言如何？”一位记者借着摄影师，直接就进来拍摄他们俩了。

梅小颂庆幸着尚水跷起腿，这个人也太没礼貌了，不事先通知就闯进来，还要她和这家伙一块受访，这么呕的消息，教她简直难受死了。

她对着镜头，绽放绝俗的微笑，“我很荣幸，~~我和黎先生共同接受这项荣誉，今后还希望能有一些好歌回馈歌迷，更谢谢这些支持我的歌迷。”~~

那记者将麦克风转向黎承晚，“黎先生，那你呢？”

“谢谢大家支持。”他只扼要地说了这句，记者本以为他还会接下去，谁知他的麦克风停在他口边，却收不到下文，“你没有一些话要对梅小姐说吗？”

黎承晚一脸疑惑，像是奇怪他会问这种蠢问题：“和梅小姐有什么关系？”

那记者脸上有明显的尴尬，“我的意思是，未来你们一定有合作的机会，而且你们并称为新天王天后，你对梅小姐有没有什么看法或感觉？”

黎承晚偏着头想了一下，“未来如果有机会合作，希望能合作愉快，至于其他……”他仍努力想着， he 觉得穷极无聊，反正 he 根本不认识梅小颂，要 he 发表什么看法，这些记者就是没事干，总希望挖一些王不见王、后不见后的不和消息才高兴。

“承晚，下一个通告还等着你，快一点。”

“对不起，我赶时间，我先走了。” he 找到救命绳索般地逃走。

那群记者早熟悉了黎承晚的不按牌理出牌子，反正 he 现在正是当红炸子鸡，一群人也拿 he 没办法，只有草草地访问完梅小颂，本来计划的天王天后双访就如此流产了。

梅小颂仍绽着最粲然温柔的笑颜，但心中却直冒着火，这个臭黎承晚，根本不把她放在眼里， he 能和她梅小颂相提并论，是亏现在没有有势力的男歌手，他还狂得二五八万似的，好象和她齐名很委屈似的，她都屈就说好话了，这个黎承晚居然还跑掉了，这个臭混蛋的咧！

她不能露出一点生气的神情，否则隔天报纸可有得瞧了，她等记者走了，眼看四下无人，撩起裙子、脱掉缚人的丝袜，跷高了腿，享受难能的自由。

这个可恶透顶的黎承晚，她和他的梁子结定了，她转着胸前的发丝，挑高了眉，计算她的下一步。

第一章

“接戏，你们打算替我接戏？”梅小颂拉高了嗓音。

“怎么，你不喜欢吗？你不喜欢，我们就推掉它。”

“什么不喜欢哪！我想拍戏想很久了，只是都没人来找我拍而已，你们要我当个玉女，像木头一样，没想到还有人愿意来找我拍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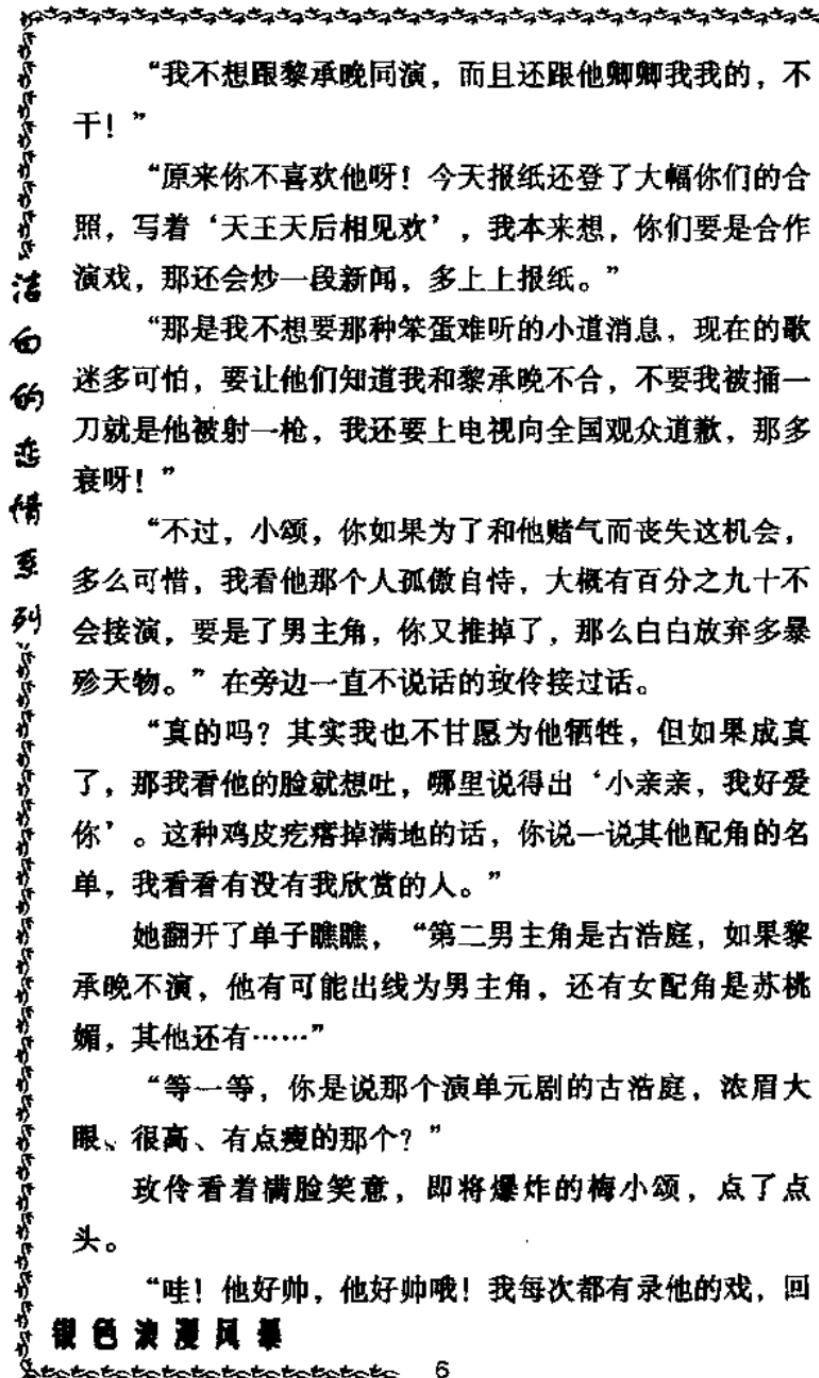
“开玩笑，你现在这么红，别说演戏，要主持也有人来找，其实前一阵子就有制作人来接洽，只不过我们抱着保护你的形象，仔细地剧本，这一次，我们觉得这个剧本不错，导演、卡司都很好，我们跟制作人也很熟。”

“真的，那剧本我也要看一看，男主角是谁？从此就可跨影歌双栖了。”梅小颂喜不自胜地欢呼。

梅小颂原来的兴高采烈降低了一大半，她撇着唇，“我不太想接了，你帮我先留着，等男主角确定了再告诉我。”

“怎么了，小颂，你本来不是很热中吗？这个机会很难得耶，导演是有名的大牌导演，很多人想跟他合作，你要是太久没有答复，他找了别人，那就太可惜了吗？”

银色浪漫风暴



“我不想跟黎承晚同演，而且还跟他卿卿我我的，不干！”

“原来你不喜欢他呀！今天报纸还登了大幅你们的合照，写着‘天王天后相见欢’，我本来想，你们要是合作演戏，那还会炒一段新闻，多上上报纸。”

“那是我不想要那种笨蛋难听的小道消息，现在的歌迷多可怕，要让他们知道我和黎承晚不合，不要我被捅一刀就是他被射一枪，我还要上电视向全国观众道歉，那多衰呀！”

“不过，小颂，你如果为了和他赌气而丧失这机会，多么可惜，我看他那个人孤傲自恃，大概有百分之九十不会接演，要是成了男主角，你又推掉了，那么白白放弃多暴殄天物。”在旁边一直不说话的玫瑰接过话。

“真的吗？其实我也不甘愿为他牺牲，但如果成真了，那我看他的脸就想吐，哪里说得出‘小亲亲，我好爱你’。这种鸡皮疙瘩掉满地的话，你说一说其他配角的名单，我看看有没有我欣赏的人。”

她翻开了单子瞧瞧，“第二男主角是古浩庭，如果黎承晚不演，他有可能出线为男主角，还有女配角是苏桃媚，其他还有……”

“等一等，你是说那个演单元剧的古浩庭，浓眉大眼、很高、有点瘦的那个？”

玫瑰看着满脸笑意，即将爆炸的梅小颂，点了点头。

“哇！他好帅，他好帅哦！我每次都有录他的戏，回

家慢慢看，我觉得好可惜，他怎么不多上节目，还是出一张唱片，好让我在上节目时遇见他，如果真能他演戏，那就真的太……好了。”她双手握拳，幸福、兴奋的模样就如他在眼前。

玲玲和经理面面相觑，如果让那些歌迷知道了他们的偶像，也花痴至此地模样，他们不知会不会悲泣？

“那你是愿意接了。”

“那出戏叫啥演啥，也让我知道一下再说。”

“哦！那是一个很可爱的编剧写的，叫做《情锁豪门》，内容是一个……”

“唉！我知道了，我看过了嘛，苏小寒写的嘛！现在要改编成电视剧，那我有信心了。”

“你也知道苏小寒，我跟你说，她的书真的要去看……”玲玲和她讨论了起来。

“好了，玲玲，回到正题。小颂，这么好的机会不可以浪费，苏小寒也熬了这么久才有这么一本《情锁豪门》，你要把它演活，才让大家了解它的存在。”经理义正辞严地提醒她。

梅小颂考虑了一下，“好，为了古浩庭、为了苏小寒、为了我多年的愿望，加上有你们的保证，我不接也就太笨了。”

梅小颂在某些方向，的确不失为一个善体人意的女孩，经理和玲玲都松了一口气，也都安慰地微笑。

除了这些足以诱惑人的条件之外，她也为自己想好了退路，要是那么不幸，黎承晚不自量力接演的话，她也有

办法整他，让他自食恶果。

平常他们虽然因为通告频繁而时常相见，但在后台相遇时，都有许多人在场，或是有宣传的重重包围，一点也没办法好好惩戒他的自大。

现在，一拍戏就需长期相处，尤其台湾演艺圈，收视率一好，就永远没有完结篇，所以也没有确切的集数，她有的是时间来整顿那个狂妄的小子。

不过最好还是能和古浩庭合作，想象能躺在他怀中，哇！梅小颂都醉了。

她抓了抓头，沉缅在她少女般的紫色幻梦中。

三

唐少陵为黎承晚斟了一杯酒，“大明星，还记得我们这些贫贱兄弟。”

“开玩笑，你们这些人谁比我赚得少了？”黎承晚仰首饮尽。

柳宇耕笑着替自己倒酒，“这么久没来找我们，你还有脸说，新天王。”他拉长了尾音。

“喂！你们，我是找你们来讽刺我的吗？就是很闷才溜出来找你们，你没看到我出来要多么的辛苦，刚才一下车，就要遮遮掩掩地闯到包厢，现在的女生很无聊，成天无所事事地跟着我，骂她们，她们还觉得我酷，真不知怎么甩才甩得掉。”

“还不简单，叫秦分韶跟着你不就成了。”柳宇耕笑着说。

银色浪漫风暴

“好可恶，和你们这三个帅哥在一起，我就是丑八怪了，是不是？”秦分韶说。

“宇耕，你实在很坏，人家只不过是看起来比较威严而已。”唐少陵说了公道话，说实在的，他们四个都是鹤立鸡群的佼佼者，只不过各是不同类型。

“好了、好了，见面就要抬杠，我是找你们来干什么的，自己看看这种德行，像是律师和医师吗？”

柳宇耕又笑了笑，他是个潇洒不羁的人，他眉间总透露那一份泰然自，嘴角不时往上扬着，他眸里的那种自信，就像是天底下没有难事一般，就是如此，他的律师事务所案子接不完，他也不是轻浮狂妄，他就是有这份本事去完成克服，这自幼的才智，让他总自如的飘逸超然。

唐少陵和柳宇耕都是黎承晚的高中同学，唐少陵和柳宇耕又是完全不同的典型，唐少陵透露的书卷气让他看来既漫文儒雅又敦厚恳切，予人一种安定稳健的味道，他说话也比柳宇耕留情多了，但和这四人在一起久了，难免也练出一口斗智的口吻，他的诊所中人满为患，因为他富有气质的声音，让病人听了安稳心定。

秦分韶是后来才加入他们的聚会的，他是黎承晚在搞乐团时结交的莫逆之交，现在也在 PUB 里有一席之地，本来他也有机会和黎承晚一起跃出萤幕的，但他宁愿有自己自由的空间，他在台上时表演尽情，但台上时便是一个话少得希罕的人，甚至冷漠严肃，他在四人聚会时话也是最少，柳宇耕最爱拿话呕他，但他们四人都有默契，他仍

是最将彼此做为推心置腹之交。

黎承晚今天把他们三个人约出来，又看来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，他们就有心理准备听他吐苦水，他们本来有个固定聚会的时间，但总阴错阳差地跳过，他们都太忙、作息时间又不相同，尤其现在称赞晚走红后，许多次都是为了他而取消。

他们虽然都是最杰出的，之中没有谁是领导者，但不可否认，他们都是因为黎承晚才能彼此结识，对于黎承晚，他们就多了些关心和包容。

“上交你看你被访问，拙极了，真是的，连我看了想扁。”柳宇耕激他。

“说实在的，你的老毛病还没改呀！那种样子，真的有点狂。”唐少陵也附和。

“没关系，那些女生还是一样会叫‘小晚，我们会永远支持你。’、‘小晚，你好酷’”柳宇耕学那些女孩嗲声的叫声，他知道黎承晚最讨厌人家提这个。

“闭嘴，我也知道，我身不得已，我高中时候一被老师叫起来，就会脑筋空白，胡说八道。现在也还是一样，那些主持人和记者问我问题，我就紧张地不知道说什么，偏偏现在大家都把当成一种特色。”

“原来你是怯场，哈！哈！那些歌迷知道了一定都背叛而去。”柳宇耕大笑起来，连唐少陵都跟着大笑。

“够了没。”他斜着眼瞪这两个不知死活的家伙。

“我卢起来了，我国中也跟他同班，英文老是叫他起

银色浪漫风暴

来问他：‘Is a blackboard in the classroom?’他居然回答：‘Yes, i am’”

唐少陵才停了笔又大笑起来。

“算了，不应该叫你们这群酒肉朋友来的。”

“好啦！好啦！我们替你想办法……哈！”唐少陵忍住后不久又爆笑出来。

“你不是以前在夜总会就这样子吗？”秦分韶冷冷地开口了。

“对啊！你这么一提，我才想起来，我以前当主唱时，不就最怕人家来应酬问话，总没有专唱歌不说话的行业。”

“有啊！去唱歌剧还是当电子花车女郎都行。”

“你少开口没人当你哑巴。”黎承晚没好气地对柳宇耕吼。

“最重要的，是最近有人找我去拍戏，我怕我到时候演不出来，可是拍了戏把档期排满，就可以少去上什么广播或电视节目，少一点记者跟。”

“那你少了宣传机会吗？”唐少陵问。

“他们答应我，要让我的歌当主题曲，片酬也还不错。”

“那还犹豫什么？接呀！他们总不会叫你演什么奇怪的角色，反正就是爱得死去活来嘛！又不难，笨哟你。”柳宇耕顿了一下，很有兴趣地问：“女主角是谁？”

“梅小颂。”

·銀色浪漫風暴·

“哇！”他们惊叹了一声，大家都羡慕黎承晚的艳福，“美女耶，气质又是一流的，快接下来。”

“我又不认识她，你们喜欢那种女人，我才不喜欢，只会张着一双大而呆的眼睛，问她什么都微笑着摇头点头，像块木头一样。”

“喂！你怎么把我的偶像说成那样，快道歉。”柳宇耕抓住他的领子。

“没想到你也有偶像，还是那种女人，那还鼓励我接戏，你不所我抱着你的心上人说‘哦！小颂，我会爱你一辈子。’？”黎承晚装出一副含情脉脉的样子。

“没关系，你还可以告诉我，抱她的感觉怎么样。”

“去，你这个公子哥。”大家都一甩手，不屑柳宇耕的人格。

“好啦！咱们说正经话，黎大帅哥，你在没有经纪公司，一切都靠自己的情况下，还是接下来，这么大的公司，错过太可惜。”柳宇耕认真地分析给他听。

“宇耕说得好，我也觉得你事业刚起步，要有其他东西来稳固，老是上电视，曝光率太高，对你也不好。”唐少陵也中肯地建议。

“我也觉得接下来好。”连秦分韶都这么说。

“可是我还是有点担心，我要是一上场，台词全忘了，胡说八道怎么办？那不是泄漏了我会怯场的神秘。还有，要是我不会演对手戏，不会演内心戏，这种第一次的

银色浪漫风暴

新手，到时要收视率不好，一定会怪我拖垮的。”

“哎呀！你拿出你平日的骨气好不好，黎哥，你怕什么？拖垮就拖垮嘛！反正还有我们三兄弟养你。”柳宇耕拍着胸脯保证。

“而且又不只你一个第一次演戏，还有其他大牌撑着，要是真垮了，谁会在乎你这个小牌。”唐少陵也安慰他。

“真的？你们真的一致通过我瓣这部戏，你们就是我的地下军师，我尊重你们的意见。的确，他一向对这三个人言听计从，每当他犹豫不决时，总会凭仗这三人的恢弘眼光，而这三人的建言，也从未令他失望过。

“对啦！快接快接，罗罗唆唆成吗？我们只是随口说说，我还真指望不成。”

“你少臭美，这一次聚会轮到你作东。”他们都是收入优渥的人，所以约定轮流请客，省却推让的客套。

“兄弟们！我们等下还要杀去哪里？”他们三人手臂相搭，留下柳宇耕一人，打算今夜要好好狂欢，敲他一笔。

“喂！你们别太狠，我的钱是打算讨老婆用的。”柳宇耕接着说。

“讨老婆，你这个人，很难想象你走进礼堂，你这花花公子，真的肯结婚？”

“一切都很难说，不过我们是兄弟，我又是律师，以后你们离婚来找我，我算你们八折。”

“哇！柳宇耕，我这和嘴愈来愈欠扁。”黎承晚笑说。

“说真的，我倒希望咱们四个永远这样子，要是有人结婚了，难保那个女人不会限制东限制西，到时从三缺一、两个人对打，再下去我们这‘四人帮’就倒台了。”唐少陵有感而发。

“有道理，这女人就是一种奇怪的东西，天生就爱管人，像是要把人绑住，好能整天黏着拔不开，尤其又有洁癖，可以忍受三姑六婆说个不停，咱们男人一起疯一下，就脸臭得薰死人，说是别人没文化水准，把家里弄得东倒西歪。”这是柳宇耕对女人有深入的接触研究报告。

“尤其你们喜欢的那种木头美人，一摆回家就再也不是洋娃娃，就变成了巫婆了，整天拿你的钱去买衣服、鞋子，我的书柜马上摆满了她放不下的高跟鞋，你的衣服被挤到一边纳凉，衣柜爆满到你无法想象，半夜还涂着一些怪泥巴在脸上吓死你，成天骂你袜子不该乱放，裤子不能乱扔，不然就疑神疑鬼地在你领子上找口红印，厉害一点的还派人跟踪你。”黎承晚将女人形容得极其恐怖。

这四个人都不自主地打了个寒颤，想象未来那种非人哉的生活，就够令他们遍体生寒的了。

“为了保障我们的友谊，为了巩固我们的人权，我们必须都要有一个承诺。”黎承晚。“我也想到了，这个很老套，但是很实在，我们四个来约定，要是谁结婚了，大